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黄评：“莺�”对“人头”，奇而趣。

话说杨执中向两公子说：“三先生、四先生如此好士，似小弟的车载斗量黄评：自以为谦耳，不知所荐之人并不入车斗。必用此等反笔始妙。何足为重！我有一个朋友，姓权，名勿用，字潜斋，是萧山县人，住在山里。此人若招致而来，与二位先生一谈，才见出他管、乐的经纶，程、朱的学问[[1]](#footnote-1)。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。齐评：阿呆口气，说好就好到极处。天二评：此等说话从何处学来。三公子大惊道：“既有这等高贤，我们为何不去拜访？”四公子道：“何不约定杨先生，明日就买舟同去？黄评：急于要见，阅者亦急于要看。说着，只见看门人拿着红帖，飞跑进天二评：峭接横隔，作者屡用此法。说道：“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二位老爷的安，在京带有大老爷的家书，说要见二位老爷，有话面禀。”两公子向蘧公孙道：“贤侄陪杨先生坐着，我们去会一会就来。”便进去换了衣服，走出厅上。那街道厅冠带着进来，行过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

两公子问道：“老父台几时出京？荣任还不曾奉贺，倒劳先施。”魏厅官道：“不敢。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领凭，当面叩见大老爷，带有府报在此，敬来请三老爷、四老爷台安。”便将家书双手呈送过来。三公子接过来，拆开看了，将书递与四公子，向厅官道：“原来是为丈量的事黄评：即将丈量事，销纳家书中，省笔墨也。且借此事一阻，不得遣人去约权勿用，以免远访，与前文犯重。老父台初到任就要办这丈量公事么？”厅官道：“正是，晚生今早接到上宪谕票，催促星宿[[2]](#footnote-2)丈量。晚生所以今日先来面禀二位老爷，求将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开示明白，晚生不日到那里叩过了头，便要传齐地保细细查看；恐有无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践，晚生还要出示晓谕。”四公子道：“父台就去的么？”厅官道：“晚生便在三四日内禀明上宪，各处丈量。”三公子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屈老父台舍下一饭。丈量到荒山[[3]](#footnote-3)时，弟辈自然到山中奉陪。”说着，换过三遍茶，那厅官打了躬又打躬，作别去了。

两公子送了回来，脱去衣服，到书房里踌躇着：“偏有这许多不巧的事！我们正要去访权先生，却遇着这厅官来讲丈量，明日要待他一饭，丈量到先太保墓道，愚弟兄却要自走一遭，须有几时耽搁，不得到萧山去，为之奈何？天二评：丈量一事，正为阻二娄往萧山，使权勿用自�沓龀蠖�。若写二娄真去，一径相会，既嫌直率；生出曲折，又易与杨执中事相犯，不如烦劳宦成一行矣。杨执中道：“二位先生可谓求贤若渴了。若是急于要会权先生，或者也不必定须亲往，二位先生竟写一书，小弟也附一札，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潜斋，邀他来府一晤，他自当忻然命驾。天二评：如此大贤，折柬可招，闻呼即至，程朱、管乐俱拜下风。邹吉甫所谓「巴不得连夜来会」。四公子道：“唯恐权先生见怪弟等傲慢。”杨执中道：“若不如此，府上公事是有的，过了此一事，又有事来，何日才得分身，岂不常悬此一段相思，终不能遂其愿？”蘧公孙道：“也罢。表叔要会权先生，得闲之日，却未可必，如今写书差的当[[4]](#footnote-4)人去，况又有杨先生的手书，那权先生也未必见外。”当下商议定了，备几色礼物，差家人晋爵的儿子宦成天二评：救杨执中用晋爵，招权勿用用宦成，后先济美。黄评：宦成以后有用处，故特出名字。收拾行李，带了书礼、礼物往萧山。

这宦成奉着主命，上了杭州的船。船家见他行李齐整，人物雅致，请在中舱里坐。中舱先有两个戴方巾的坐着，他拱一拱手，同着坐下。当晚吃了饭，各铺行李睡下。次日，行船无事，彼此闲谈。宦成听见那两个戴方巾的说的都是些萧山县的话。——下路船上，不论甚么人，彼此都称为“客人”，因开口问道：“客人，贵处是萧山？”那一个胡子客人道：“是萧山。”宦成道：“萧山有位权老爷，客人可认得？”那一个少年客人道：“我那里不听见有个甚么权老爷。”宦成道：“听见说，号叫做潜斋的。”那少年道：“那个甚么潜斋？我们学里不见这个人。”那胡子道：“是他么天二评：“是他么”与沈天孚听说王太太“哦”字同妙。可笑的紧！黄评：惟其可笑，所以知之。“是他么”三字，与后沈天孚听说王太太一“哦”字同妙。向那少年道：“你不知道他的故事，我说与你听齐评：神气逼真，是航船中讲闲话情景。天二评：向少年说，却不向宦成说，妙。权勿用底里借胡子说出，与杨执中底里借邹吉甫说出，同一机局。他在山里住，祖代都是务农的人，到他父亲手里，挣起几个钱来，把他送在村学里读书。读到十七八岁，那乡里先生没良心，就作成[[5]](#footnote-5)他出来应考齐评：轻薄口气。落后他父亲死了，他是个不中用的货天二评：接连八九个“他”字，如闻其声。又不会种田，又不会作生意，坐吃山崩，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，足足考了三十多年，一回县考的覆试也不曾取。他从来肚里也莫有通过黄评：从来没有通过，妙。若云通过一回，也好笑倒。借在个土地庙里训了几个蒙童天二评：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云：江阴是镜，诡诈诞妄人也，胸无点墨，好自矜饰，居之不疑。海宁陈相国为其所惑，高东轩相国亦信之；尹健余侍郎督学江左，因二公之言造庐请谒，结布衣交。镜遂辟书院，招生徒，与当时守令往还，冠盖络绎。常州守黄静山永年亦与过从，其后因嘱托公事，不复往。镜因于书院静室供陈、高、尹、黄四木主，俗所谓长生禄位也。每年应考，混着过也罢了；不想他又倒运：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镇上盐店里一个伙计——姓杨的杨老头子来讨帐齐评：原来二公如此相遇，从旁人口中闲闲点出，令阅者豁然。笔墨之妙真是嵌空玲珑。天二评：从着乡里没良心的先生已倒运，遇着杨阿呆更倒运。黄评：以遇着杨老头子为倒运，更妙。又补写杨老头子之呆，真是双管齐下。住在庙里，呆头呆脑，口里说甚么天文地理，经纶匡济的混话天二评：天文地理、经纶匡济而云「混话」，今之「混话」者我见其人我闻其语矣，独杨执中乎哉。他听见就像神附着的发了疯黄评：人只知权勿用之可笑，不知是杨执中带坏的。从此不应考了，要做个高人。自从高人一做，这几个学生也不来了，在家穷的要不的，只在村坊上骗人过日子，口里动不动说：‘我和你至交相爱，分甚么彼此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’这几句话，便是他的歌诀。”那少年的道：“只管骗人，那有这许多人骗？”那胡子道：“他那一件不是骗来的！同在乡里之间，我也不便细说。齐评：又伏后文，无一空笔。天二评：接连三个「他」字，如闻其声。胡子一番说话尖嘴薄舌，至此忽然顿住，非忠厚也，只是作者欲留此一笔，俾人读后文恍然自悟也。黄评：伏后文。且先将权勿用从不知姓名人口中一描写，亦省笔墨之法。因向宦成道：“你这位客人，却问这个人怎的？”宦成道：“不怎的，我问一声儿。”口里答应，心里自忖说：“我家二位老爷也可笑黄评：贬二娄，只从家人口中一点，正文仍不说明，此书之妙如是。多少大官大府来拜往，还怕不够相与，没来由，老远的路来寻这样混帐人家去做甚么？”正思忖着，只见对面来了一只船，船上坐着两个姑娘，好像鲁老爷家采姊妹两个齐评：直伏到数回之后。天二评：偏藏起双红。黄评：伏后拐带。吓了一跳，连忙伸出头来看，原来不相干天一评：在当场是神往，在作者是伏笔。那两人也就不同他谈了天二评：两人见此形景，恐亦相视而笑。

不多几日，换船来到萧山，招寻了半日，招到一个山凹里，几间坏草屋，门上贴着白，敲门进去。权勿用穿着一身白，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天二评：孝帽先伏一笔。问了来意，留宦成在后面一间屋里，开个稻草铺，晚间拿些牛肉、白酒，与他吃了。次早写了一封回书，向宦成道：“多谢你家老爷厚爱。但我热孝在身，不便出门。你回去，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，厚礼权且收下，再过二十多天，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，我定到老爷们府上来会。管家，实在多慢了你，这两分银子，权且为酒资。”将一个小纸包递与宦成。宦成接了道：“多谢权老爷。到那日，权老爷是必到府里来，免得小的主人盼望。”权勿用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送了宦成出门。宦成依旧搭船，带了书子，回湖州回覆两公子。两公子不胜怅怅，因把书房后一个大轩敞不过的亭子上换了一匾，匾上写作“潜亭”，以示等权潜斋来住的意思黄评：事后思之，得毋自愧？。就把杨执中留在亭后一间房里住。杨执中老年痰火疾，夜里要人作伴，把第二个蠢儿子老六叫了来同住天二评：先伏一个败露种子。每晚一醉，是不消说。

将及一月，杨执中又写了一个字去催权勿用天二评：一定要催他来出丑。黄评：腹本空空，怕两公子盘问，故急欲权勿用来相助。权勿用见了这字，收拾搭船来湖州。在城外上了岸，衣服也不换一件，左手掮着个被套，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，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。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，那路上却挤，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首，进城该走右手，方不碍路；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，恰好有个乡里人在城里卖完了柴出来，肩头上横掮着一根尖扁担，对面一头撞将去，将他的个高孝帽子横挑在扁担尖上齐评：奇峰怪石令人应接不暇。天二评：绝倒。权潜斋孝帽可配享鲁家小使钉鞋。乡里人低着头走，也不知道，掮着走了。他吃了一惊，摸摸头上，不见了孝帽子。望见在那人扁担上，他就把手乱招，口里喊道：“那是我的帽子！黄评：能不喷饭否？。乡里人走的快，又听不见。他本来不会走城里的路，这时着了急，七首八脚的乱跑，眼睛又不看着前面；跑了一箭多路，一头撞到一顶轿子上，把那轿子里的官几乎撞了跌下来天二评：绝倒。那官大怒，问是甚么人，叫前面两个夜役一条链子锁起来黄评：记清，来时是一链子锁着。他又不服气，向着官指手画脚的乱吵杨执中指手��脚在收监前，权勿用指手��脚在锁链子后，两两相对。那官落下轿子，要将他审问，夜役喝着叫他跪，他睁着眼不肯跪。

这时街上围了六七十人，齐铺铺的看。内中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一顶武士巾，身穿一件青绢箭衣，几根黄胡子，两只大眼睛齐评：接笋无痕。天二评：又一个妖怪出场。走近前向那官说道：“老爷，且请息怒。这个人是娄府请来的上客，虽然冲撞了老爷，若是处了他，恐娄府知道不好看相。”那官便是街道厅老魏天二评：又借老魏一用，现成之至。听见这话，将就盖个喧[[6]](#footnote-6)，抬起轿子去了。权勿用看那人时，便是他旧相识侠客张铁臂黄评：带出张铁臂。张铁臂让他到一个茶室里坐下天二评：物必聚于所好。叫他喘息定了，吃过茶，向他说道：“我前日到你家作吊，你家人说道，已是娄府中请了去了黄评：所以知是娄府上客。今日为甚么独自一个在城门口间撞？”权勿用道：“娄公子请我久了，我却是今日才要到他家去，不想撞着这官，闹了一场，亏你解了这结。我今便同你一齐到娄府去。天二评：时迁、白胜亦是丧门吊客。

当下两人一同来到娄府门上，看门的看见他穿着一身的白，头上又不戴帽子黄评：相府门口好看杀。后面领着一个雄赳赳的人，口口声声要会三老爷、四老爷。门上人问他姓名，他死不肯说，只说：“你家老爷已知道久了。”看门的不肯传，他就在门上大嚷大叫。闹了一会，说：“你把杨执中老爹请出来罢！”看门的没奈何，请出杨执中来。杨执中看见他这模样，吓了一跳，愁着眉道齐评：也耍愁眉。“你怎的连帽子都弄不见了！”叫他权且坐在大门板凳上，慌忙走进去，取出一顶旧方巾来与他戴了天二评：孝服而戴方巾，奇矣！而二公子不以为非，更奇。黄评：考了十数回不进学，无故却孝服戴方巾。便问：“此位壮士是谁？”权勿用道：“他便是我时常和你说的，有名的张铁臂！”杨执中道：“久仰久仰。”三个人一路进来，就告诉方才城门口这一番相闹的话。杨执中摇手道：“少停见了公子，这话不必提起了。天二评：阿呆竟不呆。今之愚也，诈而已矣。黄评：不呆。这日两公子都不在家，两人跟着杨执中竟到书房里，洗脸吃饭，自有家人管待。

晚间，两公子赴宴回家，来书房相会，彼此恨相见之晚，指着潜亭与他看了，道出钦慕之意。又见他带了一个侠客来，更觉举动不同于众，又重新摆出酒来：权勿用首席，杨执中、张铁臂对席，两公子主位。席间问起这号“铁臂”的缘故，张铁臂道：“晚生小时，有几斤力气，那些朋友们和我赌赛，叫我睡在街心里，把膀子伸着，等那车来，有心不起来让他。那牛车走行了黄评：“行”当作“兴”去声，言走急留不住也。来的力猛，足有四五千斤，车毂恰好打从膀子上过，压着膀子了，那时晚生把膀子一挣，古丁的一声，那车就过去了几十步远。看看膀子上，白迹也没有一个齐评：真是毫无对准。天二评：如此撒谎而二娄居然倾听，真傻角也。所以众人就加了我这一个绰号。黄评：断无此理却绝不疑谎。三公子鼓掌道：“听了这快事，足可消酒一斗，各位都斟上大杯来。”权勿用辞说：“居丧不饮酒。”杨执中道：“古人云：‘老不拘礼，病不拘礼。黄评：权勿用非老非病，何以引此二语？此二语是何古人说出耶？。我方才看见肴馔也还用些，或者酒略饮两杯，不致沉醉，也还不妨。”权勿用道：“先生，你这话又欠考核了。古人所谓五荤者，葱、韭、蒝荽之类，怎么不戒[[7]](#footnote-7)？酒是断不可饮的。齐评：讲考究是头巾腐气，却与范进不用银镶杯箸不同。天二评：此是程朱学问了。黄评：不言酒，却拉上五荤为戒酒之证，想是从程朱考核得来。四公子道：“这自然不敢相强。”忙叫取茶来斟上。张铁臂道：“晚生的武艺尽多，马上十八，马下十八天二评：别人不问他，他却自己数说。鞭、锏、鐹[[8]](#footnote-8)、锤，刀、枪、剑、戟，都还略有些讲究，只是一生性气不好，惯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汉；银钱到手，又最喜帮助穷人黄评：自作传赞，却便相信。所以落得四海无家，而今流落在贵地。齐评：说得活象一个侠士，甚哉，言之不足定人也。四公子道：“只才是英雄本色。”权勿用道：“张兄方才所说武艺，他舞剑的身段，尤其可观，诸先生何不当面请教？”

两公子大喜，即刻叫人家里取出一柄松文古剑[[9]](#footnote-9)来，递与铁臂。铁臂灯下拔开，光芒闪烁，即便脱了上盖的箭衣，束一束腰，手持宝剑，走出天井，众客都一拥出来。两公子叫：“且住！快吩咐点起烛来。”一声说罢，十几个管家小厮，每人手里执着一个烛奴[[10]](#footnote-10)，明晃晃点着蜡烛，摆列天井两边。张铁臂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舞出许多身分来。舞到那酣畅的时候，只见冷森森一片寒光，如万道银蛇乱掣，并不见个人在那里，但觉阴风袭人，令看者毛发皆竖。权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个铜盘，叫管家满贮了水，用手蘸着洒，一点也不得入。须臾，大叫一声，寒光陡散，还是一柄剑执在手里。看铁臂时，面上不红，心头不跳天二评：大约只此一技足以骗人，要比之杨、权二人一无所能则为优矣。黄评：大约只得此一件本事可以骗人，然两公子花去多少银钱，入后又奉送五百两头，才落得这一点热闹，看看比之杨、权一无所能，勿谓徼��否。众人称赞一番，直饮到四更方散，都留在书房里歇。自此，权勿用、张铁臂，都是相府的上客。

一日，三公子来向诸位道：“不日要设一个大会，遍请宾客游莺脰湖。天二评：莺�湖今属苏州府之吴江界，岂当时属湖郡邪。此时天气渐暖，权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，穿着热了，思量当几钱银子去买些蓝布，缝一件单直裰，好穿了做游莺脰湖的上客。自心里算计已定，瞒着公子，托张铁臂去当了五百文钱来，放在床上枕头边。日间在潜亭上眺望，晚里归房宿歇，摸一摸，床头间五百文，一个也不见了。思量房里没有别人，只是杨执中的蠢儿子在那里混，因一直寻到大门门房里，见他正坐在那里说呆话黄评：呆种。便叫道：“老六，和你说话。”老六已是噇得烂醉了，问道：“老叔，叫我做甚么？”权勿用道：“我枕头边的五百钱，你可曾看见？”老六道：“看见的。天二评：倒也不赖。权勿用道：“那里去了？”老六道：“是下午时候，我拿出去赌钱输了，还剩有十来个在钞袋里，留着少刻买烧酒吃。”权勿用道：“老六！这也奇了黄评：不奇。我的钱，你怎么拿去赌输了？”老六道：“老叔，你我原是一个人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分甚么彼此？天二评：即以其人之语，还用其人之钱。黄评：绝好引证，所以不奇。说罢，把头一掉，就几步跨出去了。把个权勿用气的眼睁睁，敢怒而不敢言，真是说不出来的苦。自此，权勿用与杨执中彼此不合：权勿用说杨执中是个呆子，杨执中说权勿用是个疯子齐评：二公标榜却一些不差。一呆一疯只作成张铁臂一个乖子耳。天二评：到钱财上呆子也不呆，疯子也不疯。三公子见他没有衣服，却又取出一件浅蓝绸直裰送他天二评：浅蓝绸直裰乃与方巾相称，程朱学问的人不以夺情为嫌。

两公子请遍了各位宾客，叫下两只大船，厨役备办酒席，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个船上；一班唱清曲[[11]](#footnote-11)打粗细十番[[12]](#footnote-12)的，又在一船天二评：二娄所乐亦不为雅。此时正值四月中旬，天气清和，各人都换了单夹衣服，手持纨扇[[13]](#footnote-13)。这一次虽算不得大会，却也聚了许多人黄评：妙语。在会的是：娄玉亭三公子、娄瑟亭四公子、蘧公孙夫、牛高士布衣、杨司训执中、权高士潜斋、张侠客铁臂、陈山人和甫，鲁编修请了不曾到黄评：不脱鲁编修。席间八位名士，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，共合九人之数。当下牛布衣吟诗，张铁臂击剑，陈和甫打哄说笑，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，蘧公孙的俊俏风流黄评：公孙惟俊俏风流四字可赞。杨执中古貌古心，权勿用怪模怪样，真乃一时胜会齐评：作一总束。天二评：一出黄河阵。黄评：上文写出若干名士风流宝贝，而以此六字作收，笑杀。两边船窗四启，小船上奏着细乐，慢慢游到莺脰湖。酒席齐备，十几个阔衣高帽的管家，在船头上更番斟酒上菜，那食品之精洁，茶酒之清香，不消细说。饮到月上时分，两只船上点起五六十盏羊角灯[[14]](#footnote-14)，映着月色湖光，照耀如同白日，一派乐声大作，在空阔处更觉得响亮，声闻十馀里。两边岸上的人，望若神仙，谁人不羡？游了一整夜，次早回来，蘧公孙去见鲁编修。编修公道：“令表叔在家，只该闭户做些举业黄评：天下除了举业还有何事可做？是极是极。以继家声，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班人天二评：未尝不是，只所见不离举业，学究气太重。如此招摇豪横，恐怕亦非所宜。”

次日，蘧公孙向两表叔略述一二。三公子大笑道：“我亦不解你令外舅[[15]](#footnote-15)就俗到这个地位！……齐评：结足俗字。天二评：贤昆未能雅也。黄评：至此，明说出时编修将死，不啻加之以溢矣，笑笑。不曾说完，门上人进来禀说：“鲁大老爷开坊[[16]](#footnote-16)，升了侍读，朝命已下，京报适才到了，老爷们须要去道喜。”蘧公孙听了这话，慌忙先去道喜。到了晚间，公孙打发家人飞跑来说：“不好了天二评：来得又快。鲁大老爷接着朝命，正在合家欢喜，打点摆酒庆贺，不想痰病大发，登时中了脏，已不省人事了天二评：与范进母子同病。黄评：何中脏者之多也！然则朝命乃催命耳。又是一个范老太太。快请二位老爷过去！”两公子听了，轿也等不得，忙走去看；到了鲁宅，进门听得一片哭声，知道已不在了。众亲戚已到，商量在本族亲房立了一个儿子过来黄评：不知能中进士否？念念。然后大殓治丧。蘧公孙哀毁骨立，极尽半子之谊。

又忙了几日，娄通政有家信到，两公子同在内书房商议写信到京。此乃二十四五，月色未上，两公子秉了一枝烛，对坐商议。到了二更半后，忽听房上瓦一片声的响，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来黄评：又奇，令人应接不暇。满身血污天二评：一片瓦响、满身血污，岂是剑侠形径？而二娄不辨也，此其所以为傻角。手里提了一个革囊，两公子烛下一看，便是张铁臂。两公子大惊道：“张兄，你怎么半夜里走进我的内室，是何缘故？这革囊里是甚么物件？”张铁臂道：“二位老爷请坐，容我细禀：我生平一个恩人，一个仇人齐评：此等话头又与权勿用歌诀异曲同工。这仇人已衔恨十年，无从下手，今日得便，已被我取了他首级在此。这革囊里面是血淋淋的一颗人头天二评：独不曰百万军取人首级乎？必要得便取来，亦非剑侠本事。人头也必加血淋淋三字，听以吓傻角也。黄评：必曰“血淋淋”，所以吓之。但我那恩人已在这十里之外，须五百两银子去报了他的大恩黄评：恐五百两尚少，可惜腰缠不能胜耳。自今以后，我的心事已了，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用了。我想可以措办此事，只有二位老爷，外此，那能有此等胸襟齐评：又带奉承，投其所好。黄评：哪有此等冤大头。所以冒昧黑夜来求，如不蒙相救天二评：谓之“相救”，已自露口风。即从此远遁，不能再相见矣。”遂提了革囊要黄评：妆得象。。两公子此时已吓得心胆皆碎黄评：惟其吓杀，所以银子出来得快，不暇细想。忙拦住道：“张兄且休慌。五百金小事，何足介意齐评：只要此句。但此物作何处置？”张铁臂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略施剑术，即灭其迹。但仓卒不能施行，候将五百金付去之后，我不过两个时辰，即便回来黄评：两个时辰，可以远走矣。取出囊中之物，加上我的药末，顷刻化为水，毛发不存矣天二评：既能顷刻化水，何云仓卒不能施行？。二位老爷可备了筵席，广招宾客，看我施为此事。齐评：恰中二位公子好奇之意。两公子听罢，大是骇然，弟兄忙到内里取出五百两银子付与张铁臂。铁臂将革囊放在阶下黄评：将革囊放下，虐极。银子拴束在身，叫一声多谢齐评：该谢。黄评：竟落了“多谢”二字，不冤不冤。腾身而起，上了房檐，行步如飞，只听得一片瓦响，无影无踪去了天二评：又是一片瓦响，直是笨贼。当夜万籁俱寂，月色初上，照着阶下革囊里血淋淋的人头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豪华公子，闭门休问世情；名士文人，改行访求举业。不知这人头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娄氏兄弟以朋友为性命，迎之致敬以有礼，岂非翩翩浊世之贤公子哉？然轻信而滥交，并不夷考其人平生之贤否，猝尔闻名，遂与订交，此叶公之好龙而不知其皆鲮鲤也。杨司训之来也，自惧其势之孤，故汲汲引权潜斋以助之。乃其甫来，不越数日，即因五百青蚨顿相�龟酰�此鬼之所以为鬼也。

1. 管、乐的经纶，程、朱的学问——指像春秋时齐国名相管仲、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那样的政治才能，像宋朝讲理学的正统派学者程颢、程颐、朱熹那样的学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星宿——这里是连夜进行的意思，犹如说“星夜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荒山——“荒”，冷落、偏僻的意思。把自家的坟地称为“荒山”，是客气话；下文“荒斋”，也是谦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的当——妥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作成——这里是做弄的意思。第二十六、第二十八回的“作成”，却是成全、介绍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盖个喧——和扯个淡相同，借此下场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怎么不戒——权勿用这话的意思，是说葱韭之类属于五荤，为居丧所必戒，而鱼肉是不属于五荤的，所以“肴馔也还用些”并不背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鐹（ɡuǒ）——镰刀。疑应作“挝（zhuā）”。挝是十八般武器之一，杆尖装有横着的铁拳，拳中紧握一只铁笔，做戳击用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松文古剑——剑柄上雕镂着松纹的古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烛奴——烛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清曲——除戏曲外，兼指散曲、小曲。唱时不用锣鼓，没有说白，以区别于正式演出，犹如后来的清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粗细十番——一种音乐合奏。所用的乐器随时间、地点而有变更，也不限于十种。常用的是唢呐、笙、海笛、星堂、小锣、齐钹、胡琴、怀鼓等等。现在流行的“十番锣鼓”，不再用管弦乐器，而专用锣、钹、堂鼓、木鱼等几种打击乐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纨扇——绢扇。一般多为圆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羊角灯——将羊角熬制成薄片做罩子的灯。也叫“明角灯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外舅——妻父的称呼。同岳丈、岳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开坊——“坊”是中央文学机关中的詹事府，左右春坊的简称，里面的高级官职例由翰林兼任；翰林外转詹、坊，官阶照例要酌升，一般称为“开坊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